

# 市委書記

兩個男兒他堅決拿下了  
國稅局長

那些日子說客盈門  
廳級副廳長的說客更有

有人還暗示那位局長「通天」

他冷冷一笑  
後來局長到底沒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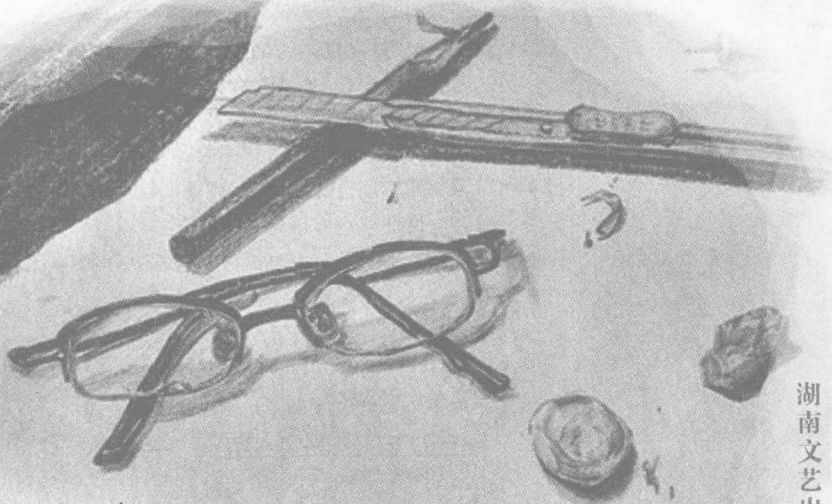
了交代了已移交司法





# 市委书记

海南等著

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市委书记 / 海南等著. — 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 
2008.4

(中国新写实小说丛书)

ISBN 978-7-5404-4110-4

I. 市… II. 海… III. 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34505 号

## 市委书记

出版人 刘清华

海 南 等著

金在胜 编选

责任编辑: 汤亚竹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: 410014)

网址: [www.hnwy.net](http://www.hnwy.net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凌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\*

2008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880 × 1230mm 1/32 印张: 11.625

字数: 300,000 印数: 1—12,000

ISBN 978-7-5404-4110-4

定价: 25.00 元

本社邮购电话: 0731—5983015

若有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。

# 目录



## 市委书记

海南

001

两个月前他坚决拿下了一位受贿国税局长，他记得那些日子说客盈门，厅级副省级的说客都有，有人还暗示那位局长“通天”，京城有亲属身居要职，他冷冷一笑，坚决一查到底……

## 重点工程

张锐强

041

柳海峰中间就因为不遵师教而被逐出门墙，随后凭借这个特长被艺校录取，再由老师而官员，现在是中原水都工程指挥部办公室主任……

## 城市附加费

于卓

086

关谈云并没有像一般新官上任那样，风风火火地往外踢头三脚，他只埋头抓党群口的工作，不过问贝先林掌心里的基建、工程、生产和多种经营，也不怎么参与财务和人事上的事……

## 官道

戴雁军

134

初到市委机关，柳建亭有一种特别不适的感觉。这里的气氛和晋钢的冷轧车间完全是两回事。柳建亭觉得这里的空气是凝固的，有几分沉重和无端的紧迫感。这里的人际关系，不近不远，不亲不疏……

## 纪检纪检

力歌

230

这对于陈立山来讲完全可以理解，李庆国当上副市长了，公务肯定繁忙，从办公厅主任提起来的副市长总免不了过去的习惯，干啥都是事必躬亲……

# 目 录


**官司**
**郭牧华**
**240**

如果说到这里，鲁中人所受的打击还不是最为彻底的，那么在他与李副市长与刘再兴的一次聚会上，李副市长说的一句话，是最让鲁中人绝望的……

**县长请罪**
**邓宏顺**
**305**

杨书记说，一个人总不能为了自己出风头，把别人都卖了吧！吴副县长觉得杨书记这话说得很中肯，很理解人，也很顾大局……

## 市委书记

海南

朝素不相识的人讨东西吃，实在是一件难为情的事，没有足够的勇气是张不开嘴说的。当然职业乞丐除外。

程贵不是乞丐，可这时候他必须吃点什么，这就需要他将吃的意图跟人家说出来。程贵决定摔掉脸面去完成这件事，他一步步向水塘西边走去，西边太阳伞下坐着一位垂钓者，身旁的水果筐里盛着食品。自尊和肚子都很重要，但这时候程贵毅然放弃了前者，因为他太饿了，饿得两腿打晃，抛竿的力气都没了，他真的需要填饱肚子。文人形容此种状态爱用饥肠辘辘这个词，但轧钢厂退休老工人程贵从未读过饥肠辘辘，他只知道前胸贴后背——那是人饿到顶点的感觉。

程师傅今天很不顺。到水边整理钓具时才才发现抛长线的线板和大漂居然忘带了，很是懊恼。作为钓龄四十余年的行家，他懂得炎夏无风，空气沉闷，水中缺氧，除了早晚鱼儿爱咬钩，大白天浮漂常常纹丝不动，少有收获。这时，长线大漂就派上用场了，较重的鱼都在水深清凉处扎堆，程贵就用此技屡

屡奏效，在不咬钩时独向深水处取鱼，这一着常令那些空手而归的钓友们惊羨不已，于是心服口服地将“程长线”这一美名赐给了他，省城钓界无人不知。程贵也非徒有虚名，一支普通手竿，他能将尼龙线悠出二十米开外，最远达三十米，又准又远，可以说指哪儿打哪儿，观看的人都呆了，岸边一片喝彩声。可今天程贵悠不上长线了，心里十分不快，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老迈了，怎么会丢三落四的？比这还更懊恼的是准备好的午餐竟遗忘在临河街食杂店里，来时路上他到那家食杂店买了两包人参烟，还给钓友王嵘家打个电话，问他今儿个来不来四家子鱼场，又唠了一会儿下月初市里钓鱼比赛的事情……离开食杂店急着蹬车赶路，却忘拿放在门口冰柜上的午餐袋，袋里有三个馒头、一包榨菜和两根黄瓜。午餐虽简单，却能填饱肚子，垂钓也是野外作业，没吃的可不行。等程贵将帆布兜子翻了三遍找不到一点吃的，已是中午 12:35，肚子咕咕叫的声音让他很烦，索性不钓了。沿四家子鱼场走了一大圈，六个水塘都绕了，竟没发现一个熟人，有熟人就会有他吃的。今儿个真闹鬼了，他想，三四十人中居然没有一个他认识的钓友，或许是这家鱼场离市区太远又刚开业的缘故。绕了一圈怏怏而返，回到自己的钓位才忽然想起今天是星期一，他的钓友们都有班要上，不像他是个退休的闲者。只有双休日水边才热闹起来，来的人多。

程贵咬牙挺到下午一点半，再也挺不下去了。他衣兜里带着钱，可这荒郊野外什么也买不到。肚子不再咕咕叫，胃却疼起来，这是几十年工厂三班倒作下的病，一饿胃就疼。程贵放下鱼竿，毫不犹豫地向水池西北角那柄太阳伞走去，准备向伞下那个人要点吃的。他知道那个人有吃的。上午九点多钟，鱼场道边停下两辆轿车，从车里走出四五个人，有说有笑的，他们观察了好一会儿才选中了这个鱼池。一位干部模样的中年人大声说：“好，就在这儿吧，西北角，水稳，鱼漂看得清。”



于是，有人放好折叠椅，有人安置竿架，有人插牢太阳伞，这一切都是为其中一位长者忙碌的。那长者中等个，略胖，头发有些花白，他眯起眼睛打量一池碧水和四周绿地，不住地点头，看来对乡野风光十分喜爱。程贵在水池北岸中段离他们不太远，只瞄了一眼就知道又是一伙开公车花公款钓鱼的，做出这样的判断太容易了，因为他看得太多了。上星期六在南郊鱼场，来了一伙地税局的，在坝上停着一辆本田面包车和三辆轿车，嘻嘻哈哈钓了一小时就没耐性钓了，便支起三柄太阳伞玩起麻将，一直玩到傍黑才罢手。走时每人拎一大袋花鲢鱼，买的。旁观者程贵瞅得明白，谁肯掏自己腰包买这么多鱼？一星期都吃不完。他气的是这号人败坏了垂钓的名声，非但不正经钓鱼，还将花公款吃喝玩乐的恶习带到乡村，农民看了会怎么想？今天来的这几个人看起来很斯文，不吵不嚷，那位长者在伞下坐定开钓后，摆摆手，除司机外其余人开车走了。

程贵走到那位长者身旁，先咳嗽一声，然后笑了几秒钟，这才开口：“哦，师傅……跟你商量个事。”他朝对方叫师傅，在工厂大家都这么叫，叫惯了。

听见有人打招呼，长者转过脸，见一陌生老头，要商量什么呢？便等着。

程贵开门见山：“饿了，想跟你要点吃的。”说完又忙着解释一句：“我带午餐了，来时丢在小卖店。”

长者听懂了，但还是愣了一下。有人跟他要吃的，这是从没有过的事，脑子一时没转过弯。打量对方长相似乎比自己要大几岁，古铜色的脸，长得精瘦，但身板挺结实，一身城里老工人的装束。

“哦，你拿吧，筐里有。”

长者边说边盯着右前方的鱼漂，鱼漂正在左右颤抖，他紧张起来，可就是不见鱼漂下沉。过了一分钟，不见身后那个人的动静，很奇怪，便扭过脸去看——

这会儿程贵也紧张，一张脸极其认真地看下面的水果筐：面包、火腿、鹅掌、牛肉干，都是价格最贵的；有两种水果叫不上名字，因为他从来没买过；桂圆八宝粥和椰汁，倒是知道。我拿哪样呢？程贵犯难了，筐里要是普通的食品问题就简单了。

对方一看，便笑了：“老师傅你客气啥？我都吃过了，你就拿吧，就当帮我吃了。”

程贵一听，很受鼓舞，猫下腰开始往塑料袋里装食品 and 水果，真没客气。装完，连声称谢，“我是轧钢厂的，叫程贵，程咬金的程，六十二岁，家在拐子胡同。”

对方站起来同程贵握一下手：“哦，我姓徐，比你小五岁。”

程贵朝水面一指：“鱼漂左右点头，那是闹小鱼，不用理它。”

程贵拎着食品袋往回走，他觉得不能在人家跟前吃这些东西。

程贵开始猛吃猛喝，就像休眠一冬的黑熊下山后第一次面对猎物。他的确没客气，将筐里的东西装走一大半。边走边寻思：什么干部哪，一个人钓鱼给准备这么多好吃的，他那岁数也吃不动呀！怪不得说“就当帮我吃了”，那对，我老程头也吃一回公款了，哈哈。

程贵对这顿迟来的午餐非常满意，无可挑剔，还喝了两听五星啤酒，看来那位姓徐的不嗜酒，不然也轮不到他喝。拿来的东西几乎一扫而光，只剩下一袋脱骨鹅掌，那就带回去给老伴尝尝，人和人不能攀比呀，看看人家钓鱼吃的啥！平素程贵带的东西很简单，在水边能对付吃饱就行，矿泉水都不买，一瓶两元都舍不得花，他从家里带白开水。有些钓鱼的一到中午就开车找酒店吃喝，然后再开车回来，来回一折腾，两三个钟点就打发了，程贵很看不惯，钓鱼还值得摆这个谱吗？都是混

子。他结交的一群钓友没一个这样的，他们啥职业都有，但都是自带吃的喝的，骑自行车骑摩托车或坐郊线小公共来，都是正经钓鱼的。

吃完，程贵点燃一支烟慢慢抽着，寻思今几个朝人家要吃的这件事觉得很滑稽。当时猫腰在水果筐装东西时竟有一种恶狠狠的快感，仿佛也同那些混子一样，公家的钱物不拿白不拿，不贪不占是傻瓜。可这会儿回想当时取物的那种快感，却让程贵有些不自在起来：我咋能是那种人呢？吃了一顿免费的午餐就得意了？又想，筐里的食物万一是老徐家里人准备的，人家是干部挣工资比他多，买这点吃的还用皱眉头吗？想来想去，程贵心里不踏实了，他这辈子一直恪守本分做人，从不做占便宜的事，也不欠别人的。

程贵没心思再钓，第二次往鱼池西边走去。一蹲在太阳伞底下，顿时觉得凉爽，买那伞花钱他心疼，一顶草帽才三块五，能戴好几年哩。

“吃得挺饱。徐师傅，真谢谢你了！嗯，再跟你商量个事——”

又商量啥？老徐觉得这位老工人特有性格，便又等着他开口。

一张五十元票子塞在老徐手中，“不能白吃你的，这点钱不够也就是表示个意思啦。”

程贵起身要走，被老徐一把拽住，“我说老程啊，你这个意思我可不收！”又把钱塞回去。

两人让来让去，老徐有点急了：“这些吃的喝的，都是我女儿、女婿买的，怕老爹在野外饿着，孝心哪。可你想我这年纪也快奔老头了，胃里怎装得下这么多东西？你帮我吃我还真高兴，扯上钱我就不高兴了。若还钱，你就找我女儿、女婿回去。”老徐佯作生气起来。

上哪儿找他的女儿、女婿？程贵不吭声了。老徐却哈哈笑

起来，笑得十分开心，因为他喜欢上这个耿直又憨朴的老工人，跟这样的人来往身心都放松了。在机关里他从未这么撒野般尽情笑过，不是他不会笑，而是他不能这般笑，他若这样笑在大楼里就被当作新闻了。

老徐上前将那五十元放进程贵的上衣兜里，拍拍他肩膀：“今天认识程大哥也是有缘哪！我知道钓鱼的人讲交情，一回生两回熟，咱俩就交个朋友吧。朋友之间就应该相互关心，谁有困难就帮谁，对吧？刚才你送钱，就俗了，我真的要批评你。下回可不许你这样噢——”

这次轮到程贵乐了，也是那种开心的使劲乐。老徐问他乐啥，程贵说：“一听你说批评，我就知道你老徐是个当官的，当官的爱说批评，下级就爱说诚恳接受领导批评，都是套话。我们不那么说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说克你，撸你，扇你，收拾你，敲打你……那就是严重警告的意思，我们在厂子、家里就这么说。对方不管是谁，一听这么说就知道自己有毛病了，该咋办自己寻思吧。这么说是狠点，很不中听，可不这么说不行，现在的人脸皮厚，不像‘文革’年月小心翼翼的，不说狠点，有些人就不当回事。”

老徐认真听着，觉得有意思。心想，这官场与民间真是社会的两个空间，活法不一样，想的、说的与做的也不一样，像程师傅那么说，管用，他相信；可他不能那么说，他要用那种口气讲话，下边的人就发毛了，事情会麻烦。在官场怎么讲话是受某种隐形规则制约的，麻烦就在这儿。有一次，市里接待欧洲某经贸代表团，办公厅行政处长安排车辆出了差错，误了客人班机。老徐很动气，对那位处长没说撸你、收拾你，只顺口说了一句，“你呀，收竿吧。”意思是你别解释了，回家反省一下。爱钓鱼的都知道收竿就是收拾渔具回家。行政处长却紧张得不行，全家人在一起研究这收竿是啥意思，最后结论是这收竿暗指撤职。处长毛了，一夜失眠，第二天病了，植物神

经严重紊乱，送去医院点滴刺五加。闻讯，老徐苦笑不已，派人去看望。想起这事，他真觉得自己不如普通人自在，每天总是少言慎行，太累。

太阳伞下，两人挨坐着你一言我一语唠得挺投机。程贵说的都是老百姓的嗑，间杂着骂人话，老徐还挺爱听，不时喷出笑声，鱼咬钩了他都忘了提竿。

唠够了，程贵拍拍屁股起身，看看天色说：“还能钓两个多钟点。”走了几步又停住，想起什么便告诉老徐：夏天这鱼不好钓，得勤挪动地方，不能总是在一个位置守株待兔。这还是他跟王嵘编辑学来的一个成语，也是钓友，跟他交情挺好。“老徐，你今天坐的西北角不爱上鱼，知道为啥不？不是最佳钓点。你记住，大的长方形池子要选最中间那段钓，为啥？中间水面开阔，浪摆的劲儿大，氧气足，上鱼的机会多。要是圆形水塘，就守住角。还有，有树荫的地方，有水草、芦苇的地方，也是好钓点。你来时那个中年胖子瞎指挥，说这儿水稳，鱼漂看得清。屁话！说这屁话的不懂钓鱼。”

老徐笑了。那个中年胖子是办公厅一名副主任，被程师傅斥为屁话，说不定这工夫耳朵根发烫哩。

“若刮西南风，老徐你打算在哪钓？”

程贵考问起来，老徐没答上。

“东北角。”

“那为啥呢？”

“咳，你这个人比我还小五岁，咋这么笨呢？遇西南风，鱼儿最爱咬钩，风往东边和北边刮，有风就有浪，你就在东北角钓，瞧着上大鱼吧。你记住，夏天无论去哪个水塘，一定要找有风浪的位置钓，鱼是顶浪游的。这就是老钓鱼常说的‘七上八下’，农历七月前鱼群多走上水（顶水），八月后走下水（顺水）。懂吗？”

说完走了。望着程贵的背影，老徐若有所思。真是老钓

鱼的，经验丰富，下次让他多讲点钓鱼经。但老徐感慨的不是这个，程师傅身上透出老工人那股特有的豪气和耿直劲儿，性格朴实，爱助人为乐，也爱较真，说话虽粗点，口无遮拦，但憨厚可敬。这样的人不多了，老徐想，进入商品社会人们好像变了个样，趋利务实之风日盛，人际关系也微妙起来，微妙得让他总隐约感觉不舒服。可遇到程贵虽无深交却让他心里畅快，这样的人一不作秀二不设防三不害人。

鱼池那边，竿起竿落，程贵忙得正欢。又一条草鱼应声落网，掂了掂，三斤多重哩！程贵乐了，竟捏细嗓子哼起几句家乡驴皮影甩腔，他啥感慨都没有，吃饱了就猛钓，却没想到那悠长的甩腔飘到西边让老徐一听乐得前仰后合，市委书记徐敬山发笑是有理由的，因为北方这座省会城市能唱驴皮影的可说是凤毛麟角。

晚餐，徐敬山吃得很香。绿豆粥、玉米面发糕、清炒苦瓜、黄瓜咸菜，都是他爱吃的。

因为女儿两口子带孩子来家，老伴特意加了几盘菜，有肉有鱼，但徐敬山很少动筷，却破例倒了一大杯啤酒，同女婿对饮。平素他滴酒不沾，市委干部都知道任何招待宴会徐书记从不动酒，只有老伴知道当女婿登门时，老徐才会喝上一杯，只在家里喝。

吃着，吃着，徐敬山似乎想起什么兀自笑了，而且笑出了声。家人都不解，放下筷子瞅他。徐敬山将最后一口啤酒干了，这才解释为啥发笑，他想起那位程贵，便讲起今天钓鱼同一位退休老师傅打交道的趣事，讲完还想笑。

“那老程一口口地叫我徐师傅，刚开始听得发愣，不习惯，后来就爱听了，觉得挺顺耳。他是一点不见外才这么叫的……唠起钓鱼经，老程说我这个人咋这么笨呢？毫不留情面。这么多年还真听不到有人说我笨，真听到了心里还挺舒服，琢磨他说的那些话很有意思。”

听徐敬山说完，老伴也觉得新鲜，这么多年从没听见有谁冲老徐叫师傅，这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事儿。她是妇产医院的副主任医师，在家时接待客人的次数比老徐多，那些客人大都是来请示工作或串门闲聊，也有因困难来求助的，他们都称呼徐书记，口吻很恭敬。在那个位置上，人家这么称呼你也很正常。老伴感到好笑的是竟有人说老徐笨，她可知道老徐不是那种除了当官别的啥都不会的男人。大学毕业成家的那几年，修理门窗、粉刷墙壁、换煤气罐、腌咸菜、修自行车、为老人煎中药……做饭以外的活儿都是他干的。现在岁数大了，也忙，但一有空儿就打扫卫生，侍弄君子兰，这不，刚病休就去钓鱼活动一下筋骨，他可不是又笨又懒的人。

听爸爸讲得有趣，女儿笑了一阵，又不乐意起来：“下次不给你买了。买那么多好吃的，你还送人……那个人也真不讲究，一下子拿走那么多，够贪的。”

“哎，小雅可不许这么说话呀！人家真饿了，这点忙我哪能不帮哩。”

“我不管。反正老爸没吃着我就不高兴。”

“咳，我吃了，就是吃不下了。”

听父女俩你一句我一句地斗嘴，老伴只是笑。她知道小雅最关心她爸爸。女儿、女婿都在生物制品所工作，搞生物工程，这让徐敬山很高兴。他说：搞科研好，国家最需要这方面的人才，咱家有一个从政的就行了，都从政麻烦事多，天天说客盈门日子过得不清静。

晚饭后，女儿一家三口回去了，徐敬山也早早上床休息。他今天心情很好，活动了一天筋骨躺在床上觉得很舒坦。都知道徐书记病休了，很少有电话来打扰，客厅里也不见来客，这份难得的清静令老伴欢欣地说真是百年不遇啊。那是，从市委副书记到市委一把手，徐敬山的家里没有一天不来客的，整整十年哪。他每天都下班很晚，诸事缠身，弄得身心疲惫，开不

完的会、说不完的话、看不完的文件，还要去视察、调研、参加各种非去不可的活动……坐在这个特殊的位置上，徐敬山觉得自己是“马不停蹄”，疲于奔命，却不能有一句怨言、一丝懈怠、一次疏忽，上上下下多少双眼睛在盯着哩。进家门后他很想清静一下，倚在藤椅上看看书，换个脑筋，或者同妻子黄昏后到街心花园散散步。但不行，各级官员、老同学、亲友……还有一个又一个电话，都在客厅等着他哩。妻子有一次苦笑着对他说：“老徐呀你想清静，下辈子吧！”听得他心里很不是滋味：金属还有疲劳的时候，我连享受片刻清静的自由都没了，这同笼中鸟又有何异？

其实，没等到下辈子，徐敬山现在就清静了。因为他病休了。

上个月，徐敬山带几名常委和农业、林业、水利部门的头头下乡工作，在黄龙县跑了一星期。黄龙县是市里重点建设的生态县，徐敬山亲自抓，那里的防风御沙工程、退耕还林工程、生态草围栏工程、太平湖湿地绿化工程……都已启动，他这次下去主要是解决苗木问题和人畜饮水解困工程。七八天时间吃、住都在乡下，奔波很疲累，他的头痛病又犯了，还让蚊虫叮了一身包。农民见市委书记在村子里办公，解决他们的困难，都很高兴。老乡高兴徐敬山就高兴，一忙起来就忘了病。该回城那天中午，突然来一伙农民点名要见徐敬山，说他们大棚里的柿子有病了，求专家给会会诊。市委副秘书长“挡驾”了，书记抓大事怎么能有空儿管柿子问题呢？徐敬山听见吵嚷声，忙下车接待了这几个农民，一了解才知道他们种植的“秀光306”西红柿是从韩国引进的新品种，秋茬每栋大棚产西红柿九千公斤，长势良好，然而今年春茬定植后第二次结果出现大量畸形果，到第三次结果期又出现大面积不结果现象。种植户都急得吃不下饭，这么下去贷的款不就打水漂了吗？徐敬山听完当即拍板：不走了，退回一天解决这“洋柿子”



的怪病。他让副秘书长立即派车将农研所的专家接来现场会诊。傍晚，接专家的车还未到，徐敬山一头栽倒在大棚里，他昏厥了。

徐敬山没想到自己也被会诊了。在市中心医院做了一系列检查：血液化验、拍X光片、超声心动、脑CT……诊出冠心病、颈椎病、三叉神经痛、脑血管病变。院长指着CT片对市委王副书记说：昏厥的诱发原因是疲劳过度、瞬间缺氧所致，但潜在危险有脑溢血前兆，这可要注意啦，工作极度疲劳会出事的。院长明确表示徐书记要全休治疗，那口气似乎不容商量。

这些病徐敬山早就清楚，打了几天吊瓶又上班了。谁也劝不了他。今夏奇旱，郊外两大水源地告急，市民定时供水，全城洗车房和部分洗浴中心关闭。徐敬山没心思躺在医院，脑子里装的只有引松花江水入城的大事，二期工程必须提前竣工。一直忙到夏至那天，省委书记一个电话将他传了过去，见面第一句话就没客气：“缺你徐敬山，地球就不转了？”一听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徐敬山眨着眼，不知道自己犯了啥过失。见他发怔的神态，省委书记轻声笑了：“敬山哪，市委向我反映了情况，中心医院吴院长也向我告了你的状，你的确不听话，病成这样子怎么还挺着干呢？事情都是厚积而薄发，亡羊才补牢其实晚了，你的病情我都知道了，再拖下去是要出事的。省会城市，工作压力大，你徐敬山独挡一面，省委对你的工作始终是满意的，可你也听说过那句老话吧，罗马城不是一天建起来的，对吧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要依靠大家的努力，光你一个人拼命能行吗？再说你已经拼出病了，我再不过问就失职了。”

省委书记轻轻拍着徐敬山的肩头，叹了口气：“去年八月抗洪，刘副省长怎么累倒辞世的，你也不是不清楚。好了，不说这个啦。从明天起你全休半年，这是省委根据医院的报告作